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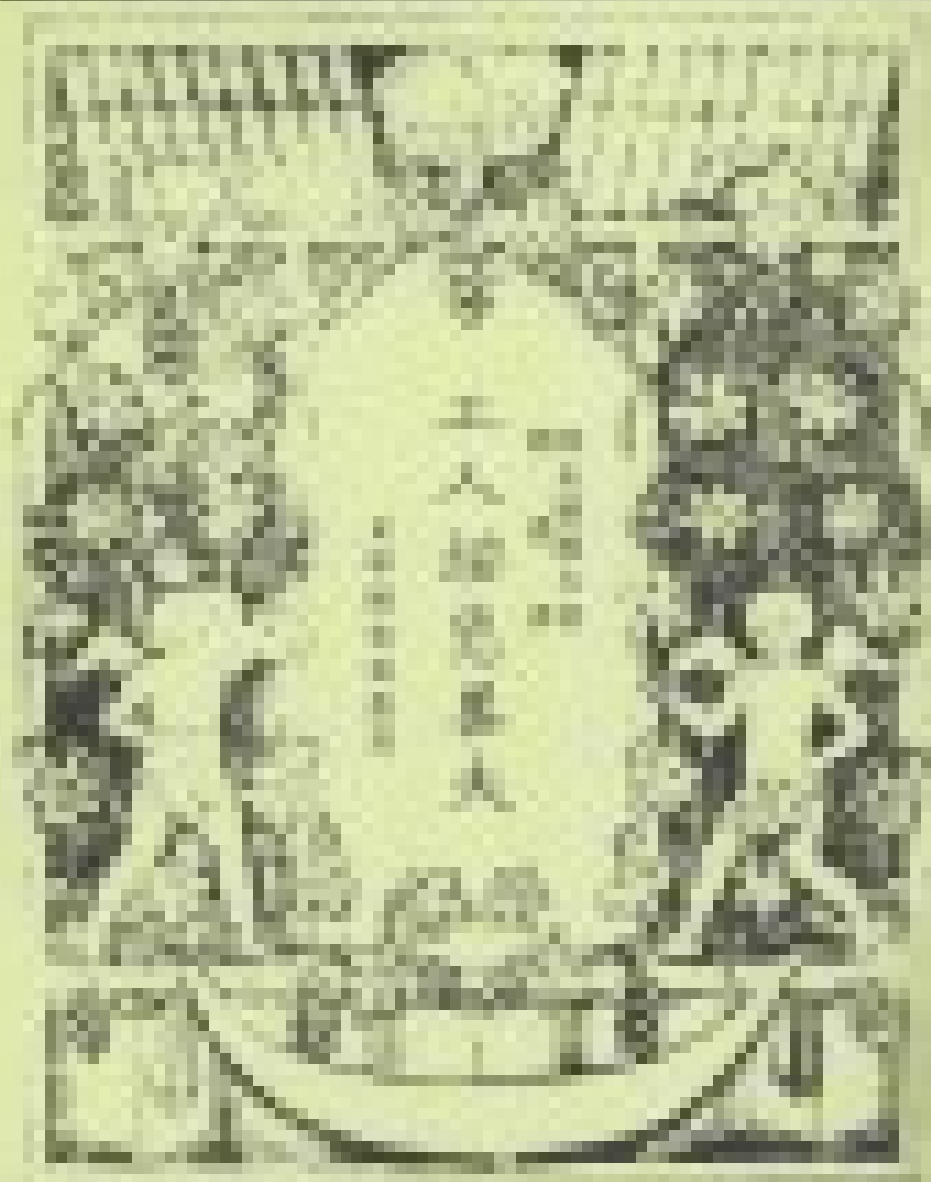
工人

阿志跋緩夫 著
魯迅 譯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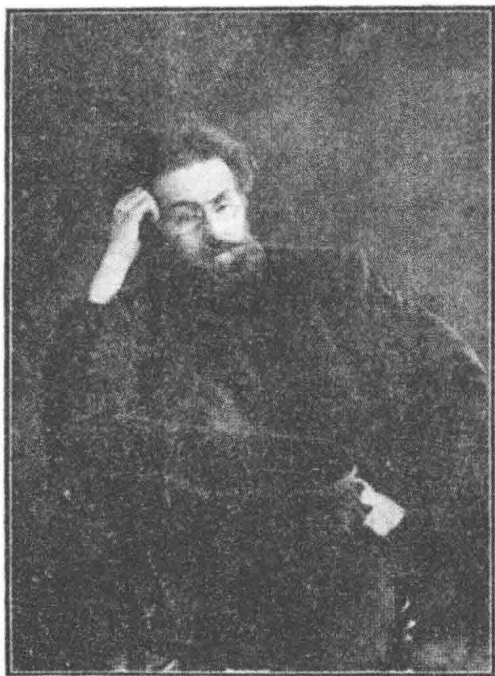


阿志跋綏夫著

魯迅譯

工人綏惠略夫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

阿爾志跋梭夫肖像

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後

魯迅

阿爾志跋綏夫 (M. Artsybashev) 在一八七八年生於南俄的一個小都市；據系統和姓氏是韃靼人，但在他血管裏夾流着俄、法、喬治亞 (Georgia)，波蘭的血液。他的父親是退職軍官；他的母親是有名的波蘭革命者珂修支珂 (Kosciusko) 的曾孫女，他三歲時便死去了，只將肺結核留給他做遺產。他因此常常生病，一九〇五年這病終於成實，沒有全愈的希望了。

阿爾志跋綏夫少年時，進了一個鄉下的中學，一直到五年級；自己說：全不知道在那裏做些甚麼事。他從小喜歡繪畫，便決計進了哈理珂夫 (Kharkov) 繪畫學校，這時候是十六歲。其時他很窮，住在污穢的屋角裏而且挨餓，又缺錢去買最要緊的東西：顏料和麻布。他因為生計，便給小日報畫些漫畫，做點短論文和滑稽小說，這是他做文章的開頭。

在繪畫學校一年之後，阿爾志跋綏夫便到彼得堡，最初二年，做一個地方事務官的書記。一九〇一年，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說都瑪羅夫（Pasha Tumarov），是顯示俄國中學的黑暗的；此外又做了兩篇短篇小說。這時他被密羅留潘夫（Mirojubov）賞識了，請他做他的雜誌的副編輯，這事於他的生涯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：使他終於成了文人。

一九〇四年阿爾志跋綏夫又發表幾篇短篇小說，如旗手戈羅波夫，狂人，妻蘭兌之死等，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。一九〇五年發生革命了，他也許多時候專做他的事：無治的個人主義（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）的說教。他做成若干小說，都是驅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；他自己以為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。這時候，他便得了文字之禍，受了死刑的判決，但俄國官憲，比歐洲文明國雖然黑暗，比亞洲文明國却文明多了，不久他們知道自己的錯誤，阿爾志跋綏夫無罪了。

此後，他便將那發生問題的有名的賽寧（Sanin）出了版，這小說的成就，還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，但此時纔印成一本書籍。這書的中心思想，自然也是無治的個人主義或可以說個人的無治主義。賽寧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於獲得個人的幸福與歡娛，此外生活上的欲求，全是虛偽。他對他的朋友說：

『你說對於立憲的煩悶比對於你自己生活的意義和趣味尤其多。我却不信。你的煩悶，並不在立憲問題，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興趣罷了。我這樣想，倘說不然，便是說謊。又告訴你，你的煩悶也不是因為生活的不滿，只因為我的妹子理陀不愛你。這是真的。』

人的煩悶既不在於政治，便怎樣呢？賽寧說：

『我只知道一件事。我不願生活於我有苦痛，所以應該滿足了自然的欲求。』

賽寧這樣實做了。

這所謂自然的欲求，是專指肉體的欲，於是阿爾志跋綏夫得了性欲描寫的作家這一個稱號，許多批評家也同聲攻擊起來了。

批評家的攻擊，是以爲他這書誘惑青年。而阿爾志跋綏夫的解辯，則以爲「這一種典型，在純粹的形態上雖然還新鮮而且希有，但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國的各個新的，勇的，強的代表者之中。」

批評家以爲一本賽寧，教俄國青年向墮落裏走，其實是武斷的。詩人的感覺，本來比尋常更其銳敏，所以阿爾志跋綏夫早在社會裏覺到這一種傾向，做出賽寧來，人都知道，十九世紀末的俄國，思潮最爲勃興，中心是個人主義；這思潮漸漸釀成社會運動，終於現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。約一年，這運動慢慢平靜下去，俄國青年的性欲運動却顯著起來了；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，所以便在社會運動時期，自然也參互在裏面，只是失意之後，社會運動熄

了迹，這便格外顯露罷了。阿爾志跋綏夫是詩人，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，已經寫出一個以性欲爲第一義的典型人物來。

這一種傾向，雖然可以說是人性的趨勢，但總不免便是頽唐。賽寧的議論，也不過一個敗績的頽唐的強者的不圓滿的辯解。阿爾志跋綏夫也知道，賽寧只是現代人的一面，於是又寫出一個別一面的綏惠略夫來，而更爲重要。他寫給德國人畢拉特（A. Billard）的信裏面說：

『這故事，是顯示着我的世界觀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觀念。』阿爾志跋綏夫是主觀的作家，所以賽寧和綏惠略夫的意見，便是他自己的意見。這些意見，在本書第一，四，五，九，十，十四章裏說得非常分明。

人是生物，生命便是第一義，改革者爲了許多不幸者們，「將一生最寶貴的去作犧牲，」爲了共同事業跑到死裏去，「只剩了一個綏惠略夫了。而綏惠略夫也只是像活在追躡裏，包圍過來的便是滅亡；這苦楚，不但與幸福

者全不相通，便是與所謂「不幸者們」也全不相通，他們反幫了追躡者來加迫害，欣幸他的死亡，而「在別一方面，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。」綏惠略夫在這無路可走的境遇裏，不能不尋出一條可走的道路來；他想了，對人的聲明是第一章裏和亞拉藉夫的閒談，自心的交爭是第十章裏和夢幻的黑鐵匠的辯論。他根據着「經驗」，不得不對於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發生反抗，而且對於不幸者們也和對於幸福者一樣的宣戰了。

於是便成就了綏惠略夫對於社會的復讎。

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新興文學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，流派是寫實主義，表現之深刻，在儕輩中稱為達了極致。但我們在本書裏，可以看出微微的傳奇派色彩來。這看他寄給畢拉特的信也明白：

「真的，我的長發是很強的受了託爾斯泰的影響，我雖然沒有贊同他的「勿抗惡」的主意。他只是藝術家這一面使我佩服，而且

我也不能從我的作品的外形上，避去他的影響。陀思妥夫斯奇 (Dostojewski) 和契訶夫 (Tshekhov) 也差不多是一樣的事。零俄 (Victor Hugo) 和瞿提 (Goethe) 也常在我眼前。這五個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學的導師的姓氏。

『我們這裏時時有人說，我是受了尼采 (Nietzsche) 的影響的。這在我很詫異，極簡單的理由，便是我並沒有讀過尼采……於我更相近，更了解的是思諦納爾 (Max Stirner) 』

然而綏惠略夫却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彩來。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，終身戰爭，就是用了炸彈和手鎗，反抗而且淪滅 (Untergehen)。

阿爾志跋綏夫是厭世主義的作家，在思想黯淡的時節，做了這一本被絕望所包圍的書。亞拉藉夫說是「憤激」，他不承認。但看這書中的人物，偉大如綏惠略夫和亞拉藉夫——他雖然不能堅持無抵抗主義，但終於爲愛

做了犧牲，——不消說了，便是其餘的小人物，藉此襯出不可救藥的社會的，也仍然時時露出人性來，這流露，便是於無意中愈顯出俄國人民的偉大。我們試在本國一搜索，恐怕除了帳幔後的老男女和小販商人以外，很不容易見到別的人物；俄國有了，而阿爾志跋綏夫還感慨，所以這或者仍然是一部「憤激」的書。

這一篇，是從 S. Bugow und A. Billard 輯譯的革命的故事 (Revolutionsgeschichten) 裏譯出的，除了幾處不得已的地方，幾乎是逐字譯。我本來還沒有翻譯這書的力量，幸而得了我的朋友 C 君給我許多指點和修正，這纔居然脫稿了，我很感謝。

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記。

工人綏惠略夫

工人綏惠略夫

正當那時候，有人在那裏，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和他們的祭物，攙雜在一處的事，告訴耶穌。

耶穌回答說：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這害麼？

我告訴你們：不是；你們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滅亡。

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三。

樓梯上面，當黃昏時候，從地下室一直到屋頂上，滿包了黑暗不透明的煙霧；梯盤上的窗戶，都消融在暗地裏了。這時候，在一所住宅的前面，正有一個人拉那門鈴。

黏黏的，用破爛蠟布包封着的門後邊，舊鈴便憤然的抽咽起來，許多時沒有肯靜；他的微細的死下去的哼聲，宛然是一匹絆在蜘蛛網上的蒼蠅，還在不住的訴說他悲慘的運命。

沒有人到來；這人直挺挺的立着，正像一支樁。他的模樣，在昏暗中間，越顯得十分黑。一匹瘦貓，隱隱的溜下闌干來的，也不送給他一些注意，他立的有這樣靜。他總該有些古怪：如果是好好的快活的人，懷着坦然的心的，便不至於這樣的立着。

樓梯上靜而且冷了，在荒涼的昏暗裏，起上一種黴氣味的烟來；這是從地窖子到屋頂室都填滿了骯的，病的，肚餓的和爛醉的人們的大雜居宅裏發散的惡臭。越到上頭，煙氣便塞的越密，自己造成異樣的黑影，忽然也便會濃厚到正像是一個人形。

遠遠地響着馬車的輪聲，鬧着街道電車的鈴聲；從無底的坑的深處——從院子裏——擠出急迫的苦惱的人聲；但在上面却是死而且靜。忽聽得下面的房門合上了，轟的一聲，樓梯口發了抖，應聲便一直傳到全宅。腳步聲響了，人聽得，似乎有人往上走，到梯盤又驟然轉了彎，便一步跨過兩級的走。待到腳步聲已經走上最末的梯盤，在陰暗地裏，就是嵌着窗戶的所在，溜過一個黑影的時候，那站在門前的人，便向着他轉動過去了。

『誰在那里呵，』來人不由的發一聲喊，是吃驚不小的聲音。

站在門前的人便鋒利直截的問道，『這里有房子出租麼？你也許知道？』

「哦！房子……我委實不知道……我想，該有的，你拉鈴就是！」

「我已經拉了。」

「阿，在我們這裡是應該格外的拉的，你看，這樣！」

他抓住門鈴，用全力的一拉，鈴並不先行顫動，便立刻發一聲喊，却又忽地停止了，宛然一個裝着蠶豆的馬口鐵筒，滾下階梯去，就被牆壁擋住了似的。於是有些聲響；從微開的門縫裏，在黃色燈光的光線中，現出一個老女人的花白的頭來。

「瑪克希摩跋 (Maksimova)，這裏有人問你的房子呢。」上來的人告訴說，是一個瘦而且長的大學生。他先向那空氣又酸又溼，彷彿浴場的醃體的廚房一般的廊下的那邊走。他也不再聽老女人說什麼，一徑走過了堆着行李和掛着帳幔，那後面有什麼正在蠢動的廊下，躲進他自己的屋子裏去了。他放下物件，穿着暢開領口沒有帶子的紅色的農家衣的時候，纔又想到